

歷 禘 禘

代 禘

郊

答 祀

志 問 說



歷代郊祀志

撰人不詳

中華書局

歷代郊祀志

清 常 纂

帝王郊祀

虞書曰。舜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是以攝位告。而初爲類禮之祭也。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是巡狩至方岳。而始爲柴望之祭也。未嘗有郊之名。夏后氏尙黑。故于日旣沒。而黑爲闇祭。殷人尙白。故于日方中。而白爲陽祭。其郊制亦未詳論。郊禮者。亦準諸周禮而已。按周之祀典。莫大于郊丘。莫尊于宗廟。其次社稷。其次山川百神。于是乎有禋祀。實柴。櫛燎之禮。以祀天神。有血祭。豕沈。醢辜之禮。以祭地祇。有肆獻裸饋食祠禴。嘗烝之禮。以享人鬼。天神地祇之祭。一歲閒舉。而宗廟人鬼之享。四時特詳。又大司樂。冬至。地上圓丘之祭。則曰禮天神。夏至。澤中方丘之祭。則曰禮地祇。圓丘禮天。方丘祭地。則天地之分祭明矣。天神則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飢師雨師之類。是也。圓丘祭天。則合天神禮之地。祇則社稷五祀五嶽。山林川澤。四方百物之類。是也。方丘祭地。則合地祇禮之宗伯六器。則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是天地之禮玉有別也。典瑞則以四圭祀天。兩圭祀地。是天地之祀玉不同也。戴禮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夫報天而主日也。兆于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于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于郊。故謂之郊。牲騂尙赤也。用犢。貴誠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卜

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太廟之命。戒百姓也。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被袞以象天。戴冕璫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周衰。天子郊天。諸侯亦郊。天子望祀山川。諸侯亦望。天子禘祖。所自出。諸侯亦禘。蓋禮樂自諸侯出。故孔子傷之時。魯之祭祀。亦多用天子之禮。故孔子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謂周公必不享其祀。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謂祖宗法度。則魯不當用天子禮樂。明矣。或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于王室。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然考魯惠公使宰請郊。廟之禮于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止之。使成王之世而魯已郊。則奚事惠公之請乎。且用郊以冬至。而魯用之于啓蟄。天子四望。而魯三之。名爲後時降殺。而竊郊望之名。已爲有罪。故孔子恥魯之事。而因及杞宋之郊。杞之郊也。存禹後也。宋之郊也。存商後也。是宜以禹契配天。周祀未絕。而魯以周公配天。是周公之所不居也。

兩漢郊祀

漢興。高祖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待我而具五也。迺立黑帝祠。名曰北時。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

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祠之如故。文帝十三年以歲比登詔增諸神祠有司議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駕被具駕車被馬之飾西時畦時及諸祀壇塲圭幣俎豆以差加之明年詔曰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己至明之極也今聞祠官祝釐皆歸福于朕躬不爲百姓朕甚媿之夫以朕之不德而獨美其福百姓不與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夏四月文帝始幸雍郊見五時又探新垣平之說立渭陽五帝廟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時明年夏四月文帝以郊見渭陽五帝因立五帝壇祠以五牢其明年新垣平以詐誅是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武帝卽位尤敬鬼神之祀明年上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時亳人譔忌奏祠泰一方曰天神貴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泰一東南郊日一太牢凡七日爲壇開八通之鬼道于是天子令立祠如忌奏其後人復有言天子常以三年一用太牢祠三一天一地一泰一天子許之亦詔祠之於泰一壇後二年郊雍獲一角獸若麋鹿屬也形似牛尾一角然有司曰陛下肅祇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于是以薦五時時加一牛以燎于是濟北王以爲天子且封禪上書獻泰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縣償之後又并常山王封然後五嶽皆在天子之郡後四年帝乃詔有司與太史令談祠官寬舒議后土祠于澤中園丘爲五壇壇一黃犢而從祠衣皆上黃于是天子幸汾陰見汾旁有光如絳上遂立后土祠于汾陰睢上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天子遂至滎陽還過雒陽始巡幸郡縣影尋于泰山矣時天子信用方士封五利天道將軍印以候天神而齊人公孫卿又以黃帝鼎湖之說說上上卽拜卿爲郎使東候神于太室上

遂郊雍。至隴西，登空峒，幸甘泉，令祠官寬舒等具泰一祠壇。泰一壇三陵，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十一月辛巳朔旦，天子始郊拜泰一。朝朝旦夕，月則揖而見泰一，如雍郊禮。三月，東幸緱氏，禮登中嶽太室，從官在山上，聞若有言萬歲云。上因東上泰山，令人上石立之巔，遂東行海上。四月，還至奉高。天子至梁父，禮祀地主。至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綰紳，射牛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祀太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阨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親用樂焉。明年，上郊雍五時，是歲修封。則祠泰乙五帝于明堂上坐，合高帝祠坐對之。還幸甘泉，郊泰時。春幸汾陰，祠后土。明年幸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冬至，祀上帝于明堂。十年中復至，修封者再焉。宣帝立，尊孝武廟爲世宗，所巡狩郡國皆立廟告祠。十三年正月，始幸甘泉，郊泰時。其三月，幸河東，祠后土。又祠太室山于卽墨，三戶山于下密，祠天封苑火井于鴻門。又立歲星、辰星、太白、熒惑、南斗祠於長安城旁，成山祠日，萊山祠月。又祠四時于琅邪，蚩尤于壽良，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鷄之神，可醺祭而致。于是使諫大夫王褒持節求之。其泰時五時后土歲一舉祀。元帝時，郊見一遵舊儀。成帝卽位，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奏言：「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于郊祀。故聖王盡心極慮，以建其制。南郊北郊，因其所都而各饗焉。往者孝武皇帝居甘泉宮，卽于雲陽立泰畤，祭于宮南。今行幸長安，郊見皇天及北之太陰，祠后土及東之少陽，事與古制殊。又至雲陽，行谿谷中，阨陝且百里，汾陽則渡大川，有風波舟楫之危，皆非聖主所宜數乘。郡縣治道供張，

吏民困苦。百官煩費。勞所保之民。行危險之地。雖以奉神靈而祈福祐。殆未合于承天子民之意。昔者周文武郊于豐鎬。成王郊于維雒邑。由此觀之。天隨王者所居而饗。理可見也。甘泉泰畤。河東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長安。合于古帝王。願與羣臣議定。右將軍王商。博士師丹。議郎翟方進等五十人。以爲禮記曰。燔柴于太壇。祭天也。瘞瘞于大析。祭地也。兆于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地于大析。在北郊。就陰位也。郊處各在聖王所都之南北。書曰。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禮于維雒。明王聖主。事天明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章矣。天地以王者爲主。故聖王制祭天地之禮。必于國郊。長安聖主之居。皇天所觀視也。甘泉河東之祠。非聖靈所享。宜徙就正陽太陰之處。違俗復古。循聖制。定天位。天子從之。又以衡譚議。罷北畤。及歷代以來舊祠。初罷甘泉泰畤。作南郊日。大風壞甘泉行宮。折拔時中樹木十圍以上百餘。天子異之。以問劉向。向對曰。家人尙不欲絕種祀。況于國之神寶舊畤。且甘泉汾陰及雍五畤。始立皆有神祇感應。然後營之。非苟而已也。詔有司盡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如故。及雍五畤。陳寶祠在陳倉者。平帝元始元年。王莽等議。如建始制。復長安南北郊如故。莽又引周官天地之祀。改定祭禮。乃稱地祇曰皇地后祇。兆曰廣畤。分羣神之類爲五部。于是長安旁諸廟。兆時甚盛矣。及篡位。崇鬼神淫祀。自天地六宗以下。至諸小神。凡千七百所。用三牲馬獸三千餘種。後不能備。乃以雞鶩鵝雁。大當麋鹿。不亦悖乎。光武建武二年。初制郊兆于維雒陽城南七里。依鄩。宋元始中故事。爲圓壇八陛。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其外壇爲五帝位。其外爲壇。重營皆紫。以象紫宮。七年。詔三公曰。漢當郊禘。其與卿大夫博士

議時侍御史杜林以爲漢興不因緣堯宜以高祖配上從之時帝好圖讖與羣臣議郊祀事往往欲以讖決之三十年車駕東巡羣臣上言宜封禪泰山詔書曰卽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曾爲泰山不如林放乎何事污七十二代之編錄從此羣臣不敢復言明年帝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上感此文乃詔梁松等復案索河雒讖文言九世當封禪者三十六事于是張純等複奏請封禪上許焉晨燎祭天于泰山下南方羣神皆從用樂如南郊禪祭地于梁陰以高后配是年初營北郊在雒陽城北四里爲方壇四陛別祀地祇明帝永平二年初祀五帝于明堂以光武配遂兆五郊于雒陽章帝元和初上東巡狩將至泰山道使使者奉一太牢祠帝堯于濟陰成陽靈臺至泰山修光武山南壇兆柴祭天地羣神如故事更祀列祖于明堂各一太牢又爲靈臺十二門作詩各以其月祀而奏之安帝元初六年以尙書歐陽家說謂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中爲上下四方之宗以元始中故事謂六宗易六子之氣日月雷公風伯山澤者爲非是乃更立六宗祠于雒陽亥戌之地禮比太社也至桓帝好神仙事延熹九年親祠老子于濯龍用郊天樂亦不經甚矣夫王者祭天而以祖配之古今之通義祀典之首也然則其所祀者天與六宗地與山川而已初無祀五帝之文周頌三十有一篇曰郊曰明堂曰柴望曰祈穀曰報祭曰類禘所以告神明之事備矣亦無祀五帝之樂章而祀五帝之說始于周禮先儒各以其意爲之訓詁以爲五天帝皆天神之貴主五方之事者意其在祀典當與日月六宗竝而亞于祀天者也秦襄公攻戎救周列爲諸侯而居西自以爲主少昊之神作西時用事上帝位在藩臣而臚于郊祀君子懼焉然

以愚考之。襄公以其有國于西也。而祀少昊白帝。是猶宋人之祀閼伯。晉人之祀實沈耳。非郊天也。所爲郊祀。若雍五時。若甘泉太一。皆出于方士祈福之說。而非有古人報本之意。惟武宣以來。仙成帝以求嗣。故三君親郊頗多。而其清心無求者。則領之祠官。修故事而已。世祖置郊丘于洛陽。以高帝配祀。始稍復古人祀天之制。但范史紀志不載親郊之歲月。禮儀志云。正月上丁祠南郊。禮畢。次北郊。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祀。豈每歲行之耶。祭祀志言。二年初制郊。采元始中故事。按元始之制。常以歲首之春正月上辛若丁。親郊祀天南郊。以地配。冬至則使有司祭神于南郊。以高帝配。夏至使有司祭地祇于北郊。以高后配。然則天地之祭。每歲親祠者一。命有司祭者二。豈歲爲常。故不復紀述乎。

六朝郊祀

晉武帝受禪。設壇場于南郊。柴燎告類于上帝。是時尙未有祖配。又羣臣議五帝卽天地王氣時異。故殊其號。雖名有五。其實一神。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坐。五郊改五精之號。皆同稱昊天上帝。各設一坐而已。地郊宜除先后配祀。帝悉從之。二月丁丑。郊祀宣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是年十一月。有司又議古者丘郊不異。宜并圓丘方丘于南北郊。更修立壇兆。其二至之祀。合于一郊。帝又從之。自後圓丘方澤。不別立矣。元帝渡江。大興二年。始議立郊祀。其制度皆太常賀循所定。多依漢及晉初之儀。是時尙未立北壇。故地祇衆神。共在天郊。明帝太寧三年。始詔立北郊。未及建。成帝咸康八年。追述前旨。于覆舟山南立之。是月辛未。祀北郊。以宣穆張皇后配地。仍魏氏故事也。又自漢至魏。立社有二。曰太社。

曰官社。太康九年，改建宗廟，而社稷祠壇與廟俱徙。乃詔曰：社實一神，其并二社之祀。元帝建武中，又依洛京立三社一稷，諸羣祀六宗祈穀粢祭之典，亦閒以時舉云。宋武帝永初元年，設壇南郊，受皇帝饗綏。是年以皇太子拜告南北郊。二年正月，乃親郊祀。初郊祀舊儀，廟祠以太尉亞獻，南郊以太常亞獻，孝武孝建二年，南郊亞獻，命亦以太尉行之。歷齊梁陳隋，相承以禪柴燎告天。一如宋初禮。齊武帝建元五年，祀南郊，自茲以後，閒歲而祀。梁南郊爲圓壇，在國之南，常與北郊閒歲正月，上辛行事。祀天，皇上帝于其上，以皇考太祖文帝配。其北郊爲方壇，在國之北，祀后地之神于其上，以德后配。諸應從郊之神，悉如舊儀。天監三年，左丞吳操之引傳云：啓蟄而郊，郊應立春之後，何修之議，以爲今之郊祭，是報昔歲之功，而祈今年之福，故取歲首上辛，不拘立春之先後，自晉并圓丘方澤，同于二郊，是知今之郊禮，禮兼祈報，不得限以一途也。帝曰：圓丘自是祭天，先農卽是祈穀，但就陽之位，故在郊也。冬至之夜，陽氣起于甲子，旣祭昊天，宜在冬至祈穀時，可依古，必須啓蟄，在一郊壇，分爲二祭，自是冬至謂之祀天，啓蟄名爲祈穀。又南北二郊，儀注有祿博士明山賓議，以爲表記天子親耕，黍盛秬鬯，以事上帝，蓋明堂之祿耳。郊不應祿，帝從之。五年詔曰：周以建子祀天，五月祭地，殷以建丑祀天，六月祭地，夏以建寅祀天，七月祭地，自頃代以來，南北二郊，同是夏正，詔更詳議。山賓以爲二儀並尊，三朝慶始，同以此日，二郊爲允，并請迎五帝于郊，皆以始祖配，及郊廟受福，唯皇帝再拜，明上靈降祚，臣下不敢同也。詔並如議。六年，議者以爲北郊有岳鎮海瀆之座，而又有四望之座，疑爲煩重，于是奏省四望江湖等座。七年，帝以一獻爲質，三獻爲文。

事天之道。理不應然。詔下詳議。博士陸瑋、明山賓等以爲宗祧三獻。義兼臣下。上天之禮。主在帝王。約禮申義。一獻爲允。自是天地之祭皆一獻。始省太尉亞獻。光祿終獻。帝又曰。禮祭月于坎。良由月是陰義。今五帝天神而更居坎。禮云。祭日于壇。祭月于坎。並是別祭。不關在郊。故得各從陰陽而立壇坎。兆於南郊。就陽之義。居于北郊。就陰之義。既曰就陽。義與陰異。月星與祭理不爲坎。自是南北二郊。悉無坎位矣。又以南郊所祭天皇。其五帝別有祀。不煩重設。郊祀二十八宿。而無十二辰。于義闕然。于是南郊始除五帝祀。加十二辰座。與二十八宿各于其方而爲壇。八年。梁主祀南郊。時有請封禪者。著作佐郎許懋建議曰。封于泰山。考績柴燎。禪乎梁甫。刻石紀號。此緯書之曲說也。七十二君燧人之前。世質民淳。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安得鑄石告成。妄亦甚矣。若聖主不須封禪。凡主不應封禪。上嘉納之。陳武帝永定元年。命修圓壇。明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以皇考德皇帝配。除十二辰座。加五帝位。其餘準梁之舊。北郊以皇妣昭后配。從祀亦準梁舊。及文帝天嘉中。南郊改以高祖配。北郊以德皇帝配。天大。中。大夫許亨奏曰。梁儀注郊用一獻。臣案周禮司樽所言。三獻施于宗祧。而鄭注一獻施于羣小祀。今用小祀之禮。施于天神大帝。此義爲不通矣。請凡郊丘祀事。準于宗祧。三獻爲允。制曰可。及宣帝卽位。以南北二郊卑下。更議增廣。久而不決。至大建十一年。從祠部郎王元規之議。詔增修丈尺如前。北齊制圓丘方澤。竝三年一祭。謂之禘祀。後周憲章姬周。郊祀之式。多依儀禮。隋高帝受命。欲新制度。乃命國子祭酒辛彥之議定祀典。爲圓丘于國之南太陽門外道東二里。仁壽元年冬至。祠南郊。置昊天上帝及五方天帝位。竝于壇上。如封禪。

禮以皇考太祖武元皇帝配。煬帝大業元年，改以高祖文帝配。自三代以下之主，雖視郊祀爲具文，而梁武帝猶講求其制，則猶有敬天重祀之意也。

唐代郊祀

唐之祀南郊，高祖有事者一，太宗有事者四，皆以冬十一月舉行。高宗永徽二年，亦以十一月辛酉有事南郊。至總章元年，命李世勣用兵高麗，於十二月丁巳高麗悉平，至丁卯乃郊。嗣後遂參錯無定期矣。然郊丘配享之典，亦略有可考焉。唐初貞觀禮，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圓丘，正月辛日祀感生帝靈威仰於南郊，以祈穀，而孟夏雩于南郊，季秋大享于明堂，皆祀五天帝。至高宗時，禮官謂太史圓丘祭昊天上帝在壇上，而耀魄寶在壇第一等，則昊天上帝非耀魄寶可知，而祠令及顯慶禮猶著六天之說。顯慶二年，禮官等議曰：緯書所說六天，皆謂星象，而昊天上帝不屬穹蒼，故註月令及周官，皆謂圓丘所祭昊天上帝爲北辰。按易云：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又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足明辰象非天，草木非地。毛詩傳云：元氣昊大，則稱昊天，遠視蒼蒼則稱蒼天，以蒼昊爲體，不入星辰之列。且天地各一，是曰兩儀。天尙無二，焉得有六？是以王肅羣儒咸駁此義。又孝經云：郊社后稷，別無圓丘之文。故王肅等皆以爲郊卽圓丘，猶王城京師異名同實，而今從鄭說分爲兩祭，圓丘之外別有南郊，違棄正經，要深未允。且郊及明堂本以祭天，而元皆以爲祭太微五帝。傳曰：凡祀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故郊祀后稷以祈農事，而元謂周祭感帝靈威仰配以后稷，因而祈穀，皆謬論也。曷若一遵初議，若郊若明堂，皆專祀昊天，各以一祖配之，而

感帝之屬。則從祀于天。于禮意人情。爲兩得乎。由是盡黜鄭說。而南郊祈穀。孟夏雩。明堂大享。皆祭昊天上帝。乾封元年。詔祈穀。復祀感帝。二年。又詔明堂兼祀昊天上帝及五帝。開元中。左補闕王仲邱欲合貞觀顯慶二禮。據有其舉之。莫可廢之之議。上言貞觀禮正月上辛。祀感帝于南郊。顯慶禮祀昊天上帝于圓丘以祈穀。臣謂詩春夏祈穀于上帝。禮上辛祈穀于上帝。則上帝嘗昊天矣。鄭元曰。天之五帝。遞王。王者必感一以興。故夏正月祭所生于郊。以其祖配之。因以祈穀。感帝之祀。貞觀用之矣。請因祈穀之壇。徧祭五方帝。五帝者。五行之精。九穀之宗也。請二禮皆用。貞觀禮雩祀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于南郊。顯慶禮祀昊天上帝于圓丘。臣謂雩上帝爲百穀祈甘雨。故月令大雩帝。用盛樂。鄭元說帝。上帝也。乃天別號。祀于圓丘。尊天位也。顯慶祀昊天與月令合。而貞觀嘗祀五帝矣。請二禮皆用。貞觀禮季秋祀五方帝。五官于明堂。顯慶禮祀昊天上帝于明堂。臣謂周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先儒以天爲感帝。引太微五帝著之上帝。則屬之昊天。鄭元稱周官旅上帝。祀五帝。各文而異禮。不容并而爲一。故于孝經天上帝申之曰。上帝亦天也。神無二主。但異其處。以避后稷。今顯慶享上帝合于經。然貞觀嘗祀五方帝矣。請二禮皆用。旣而蕭嵩等撰定開元禮。雖未盡合古。而天神之位別矣。其配祀之主。武德中冬。至及孟夏雩祭皇地祇于方丘。祭地祇于北郊。以景帝配。而上辛祈穀。祀感帝于南郊。季秋祀五方天帝於明堂。以元帝配。貞觀初。圓丘明堂北郊。以高祖配。而元帝惟配感帝。高宗永徽二年。以太宗配祀明堂。而有司乃以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長孫無忌等與禮官議。以謂自三代以來。歷漢魏晉宋。無父

子同配于明堂者。祭法曰。周人禘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元以祖宗合爲一祭。謂祭五帝五神于明堂。以文武共配。而王肅駁曰。古者祖功宗德。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于明堂。春秋傳曰。禘郊祖宗報五者國之典祀也。以此知祖宗非一祭。于是以高祖配于圓丘。太宗配于明堂。乾封二年。詔圓丘五方明堂感帝神州。皆以高祖太宗竝配。則天垂拱元年。用元萬頃。范履冰議郊丘諸祠。以高祖太宗高宗竝配。元宗開元十一年。親享圓丘。張說韋縉爲禮儀使。乃以高祖配。而罷三祖竝配。至二十年。蕭嵩等定禮。而祖宗之配定矣。肅宗寶應元年。太常卿杜鴻漸。禮儀使判官薛頤等言。禘者。冬至祭天于圓丘。周人配以遠祖。唐高祖非始封之君。不得爲太祖。以配天地。而太祖景皇帝受封于唐。卽殷之契。周之后稷也。請以太祖郊配天地。諫議大夫黎幹以謂禘者。宗廟之事。非祭天也。而太祖非受命之君。不宜作配。爲十詰。十難以非之。書奏不報。乃罷高祖。以景皇帝配。代宗時。太常博士獨孤及曰。受命于神宗。禹也。而夏后氏祖顓頊而郊鯀。纘禹黜夏湯也。而殷人郊冥而祖契。革命作周。武王也。而周人郊稷而祖文王。太祖景皇帝始封于唐。天所命也。由是配享不易。至天地合祭之文。則自則天天冊萬歲元年。親享南郊。始。睿宗卽位。將有事于南郊。諫議大夫賈曾議曰。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郊之與廟。皆有禘也。禘於廟。則祖宗合食于太祖。禘于郊。則地祇羣望皆合于圓丘。以始祖配享。蓋有事之大祭。非常祀也。三輔故事。祭于圓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則漢嘗合祭矣。是時睿宗將祭地于北郊。故曾之議寢。元宗旣定開元禮。天寶元年。遂合祭天地于南郊。是時神仙道家之說興。言元元皇帝降丹鳳門。乃建元元廟。

二月辛卯親享元元皇帝廟其後遂以爲故事終唐之世莫能改也初中宗時將享南郊國子祭酒祝欽明言皇后當助祭于是以皇后爲亞獻補大臣李嶠等女爲齋娘以執籩豆焉則變甚矣至德宗貞元六年又以皇太子爲亞獻親王爲終獻亦一切臨時增飾之所爲非舊章也

宋代郊祀

自五代以來喪亂相繼典章制度多所散逸至宋太祖乾德元年詔有司遵行典故以副寅恭之意是以歲合祭天地于圓丘初有司議配享請以嬉祖升配張昭獻議曰隋唐以前雖追立四廟或六七廟而無偏加帝號之文梁陳南郊祀天皇配以皇考北齊圓丘祀昊天以神武升配隋祀昊天于圓丘以皇考配唐貞觀初以高祖配圓丘梁太祖郊天以皇考烈祖配恭惟宜祖皇帝積累勳伐肇基王業伏請奉以配享從之自國初以來南郊四祭及感生帝皇地祇神州凡六祭竝以四祖迭配太祖親郊者四竝以宣祖配太宗卽位其七祭但以宣祖太祖更配是歲親享天地始奉太祖升侑雍熙元年冬至親郊從禮儀使扈蒙之議復以宣祖淳化三年禮儀使言皇帝親郊故事在京并去圓丘十里內神祠及所過橋道竝差官致祭而獨遺太社太稷文宣武成等廟請出宮前一日遣官致祭從之眞宗時有司言冬至圓丘孟夏雩祀夏至方丘請奉太宗配上辛祈穀季秋明堂奉太祖配上辛祀感生帝孟冬祭神州地祇奉宣祖配其親郊奉太祖太宗竝配詔可仁宗景祐二年郊詔以太祖太宗眞宗三廟萬世不遷南郊以太祖定配二宗迭配親祀皆侑皇祐五年詔自今圓丘三聖並侑嘉祐六年諫官楊敞論水災由郊廟未順禮院

亦言對越天地神無二主。唐始用三祖同配。後遂罷之。皇祐初。詔三聖並侑。後復迭配。未幾復並侑。以爲定制。雖出孝思。頗違經典。詔請如兩制議。七年。詔南郊以太祖定配。神宗熙寧元年。以尙在諒闇。詔詳定。今年冬至。當與未當親行郊禮。王珪上議曰。按王制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謂不敢以卑廢尊也。將來冬至。宜躬行郊廟之禮。熙寧四年。王珪言南郊乘輿所過。必勘箭然後出入。此師行之法。不可施于郊祀。又皇帝自大次至版位。內臣二人執翟羽右導。號曰拂翟。失禮尤甚。請除之。元豐六年冬至。郊祀昊天上帝。以太祖配。始罷合祭。不設皇地祇位。高宗紹興十二年。臣僚言自南巡以來。三歲之祀。獨于明堂。而郊天之禮未舉。來歲乞行大禮。詔建圓壇于臨安府行宮東城之外。時張杓議建齋宮。可一勞永逸。宇文价曰。陛下方經略河南。今築青城。是忘中原也。遂罷役。孝宗隆興二年。詔今歲郊見。可令有司除禮物軍賞。其餘並從省約。乃以正月某日有事南郊。進胙于德壽宮。上壽飲福。自後並如上儀。光宗紹興二年十一月郊。以值雨行禮于望祭殿。度宗咸淳二年。將款謁南郊。適太史院言十六日太陰交蝕。遂改來年。大約南宋以後。南郊親祀。僅開一舉行而已。

元代郊祀

元之初興。代有拜天之禮。衣冠尙質。祭器尙純。帝后親之。宗戚助祭。其意幽深古遠。報本反始。出于自然。憲宗卽位之二年。始以元服拜天于日月山。又用孔元措言。合祭昊天后土。以太祖。睿宗配享。世祖之十二年。以受尊號。遣使豫告天地下。太常檢討唐宋金舊儀。於國陽麗正門東南七里建祭臺。設昊天上帝。

皇地祇位二行一獻禮。自後國有大典，皆卽南郊告謝焉。成宗卽位，始爲壇于都城南七里。大德六年，合祭昊天上帝、皇地祇、五方帝于南郊。九年，宰執等言：「祈天保民之事，有天子親祀者。」三曰：「天曰：祖宗曰：社稷。今宗廟社稷歲時攝官行事，祭天國之大事也。」陛下雖未及親祀，宜如宗廟社稷遣官設祭。歲用冬至，于是會中書集議。博士疏曰：「冬至圓丘，惟祀昊天上帝。至西漢元始間，始合祭天地。歷東漢至宋，千有餘年，分祭合祭，迄無定論。按周禮：冬至圜丘禮天，夏至方丘禮地。時旣不同，禮樂亦異。王莽之制，何可法也。今當循唐虞三代之典，惟祀昊天上帝。其方丘祭地之禮，續議以聞。其一切儀注，除從祀受胙外，悉依唐制。」武宗卽位，命御史大夫鐵古迭兒卽南郊告謝天地，主用柏素質元書爲卽位告謝之始。至大二年，大臣議立北郊，未果。行至泰定四年，御史臺臣言：「自世祖迄英宗，咸未親郊。惟武宗、英宗親享太廟，陛下宜躬祀郊廟。」制曰：「朕遵世祖舊典，其命大臣攝行祀事。」文宗至順元年，親祀昊天上帝于南郊，以太祖配。自世祖混一六合，至文宗凡七世，而南郊親祀之禮始克舉焉。

明代郊祀

洪武初中，中書省臣進郊社宗廟議。冬至則祀昊天上帝于圓丘，以大明夜明星太歲從。夏至則祀地于方澤，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從。德祖而下四代各爲廟，廟南向，以四時孟月及歲除凡五享。孟春特祭于各廟。孟夏孟秋孟冬歲除，則合祭于高祖廟。祀社稷以春秋二仲月上戊日。太祖從之。行之已久，水旱不時，災異時見。太祖因覽京房災異之說，獨斷于衷，謂天地猶父母也，爲子之道，致父母異處，安得謂孝？乃敕